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

尋訪

古詩二首

律詩十二首

晦日尋崔戢李封

朝光入甕牖

洙曰朝光晨光也漢賈誼過秦論陳涉

尸曰

一作寢驚駭敝裘

洙曰論語鄉黨曰寢不尸包曰

起行視天

字黃曰陶淵明詩

春氣漸和柔興來

洙曰一不暇懶今晨

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洙曰一

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

李交會心直罕儔

洙曰薛夢符云世說晉簡文幸華林園謂

免值公與侯晚定崔

梁之趣田曰夢符引此非也是時蓋言與崔李定交相會以心

不以跡也黃曰古樂府後周徐謙短歌云意氣青雲裏爽朗煙

霞外不重一囊錢唯重心襟會此乃

每過得酒傾

洙曰一作

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

逢原曰語里仁為美○趙

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

洙曰一竹頗脩脩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

逢原曰詩已

畏空樽愁

洙曰孔融曰坐上客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

不洙曰一至作

草牙既青出蜂聲亦煖遊思見農器

陳

洙曰農器

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

洙曰屋一作綺上林賦聽葛天氏之歌范蔚宗黃屋非堯心師古

黃屋李斐曰天子

至今阮籍等孰醉為身謀

洙曰顏延

兵詩阮公雖論跡識密鑿亦洞沈醉似醒然寓辭類託諷籍傳云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

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求婚於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威





鳳高其翔

洙曰一云自高翔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翔而不下全身遠害也宣帝紀威鳳為寶服虔

曰威鳳謂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凰來儀并九州也長鯨鯨魚

長鯨吞九州

洙曰謂盜賊縱橫如長鯨之吞

也文選長鯨吞航

地軸為之翻

洙曰海賦又似地軸故而爭迴

百川皆

亂流當歌欲一放淡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

蘇曰王商見于存飲

濁酒商笑曰君子何苦好此物耶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

庶用慰沉浮

師曰自古賢者不得志多適意于酒

况濁醪之有妙理乎

### 雨過蘇端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

洙曰鄭國風風雨妻妻雞鳴嗃嗃○師曰雞鳴思君子之詩寓意思憶蘇端故乘雨而過之

久

早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蘇曰夏侯無食不寐使我早起

諸

家憶所歷一飯

洙曰一飯依飽

跡便掃

洙曰言交態之薄也○蘇曰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

或有親知家得一飯即掃遂不復再扣門之世態由此見也

蘇侯得數過

鄭曰數過色角切

歡喜

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

攄懷抱紅稠屋角花

鄭曰稠直由切

碧委墻隅草親賓絕談

謔喧鬧慰衰老况蒙夷沛澤垂粒粒或自保妻孥隔軍

壘撥棄不擬道

趙曰阮籍詠懷一身不自保何說戀妻子今於糧粒或自保之下言妻子隔軍壘亦使此矣撥

棄不擬道亦自淵明撥置且莫念之變也○師曰天寶十五年南携家三川是詩末章云妻孥隔軍壘則知此詩之作在至德二載

也是年八月始許往三川迎家有北征詩

### 夏日李公見訪

洙曰一云李家今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

蘇曰阮元瑜公子得暇可過我菊坡遊○師曰公子指李白也

貧居類村塢

洙曰馬融在陽塢中

僻近城南樓

趙曰沈約詩遠林響

居類林塢僻近城南樓此所謂城南韋杜也

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

鄭曰易以

敲門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鄭曰方鳩切弗也

牆頭過濁醪



朱曰江淹恨濁醪夕引。蘇曰友人見陶侃侃家貧無以致誠其鄰人賢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出事侃曰貧不能備醴餌鄰人密於墻頭度以濁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樂本朝王與公過侃廟有詩云九重天閣夢搏翼黃雞白酒鄰舍恩名公謂其詩中題

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符曰江淹晨臆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客意

已驚秋巢多眾鳥聞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

語吾廬幽朱曰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陶淵明詩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時可曰古詩言庭樹曰此物何

足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罇中盡更起為君

謀朱曰孔融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古今注蓮花一名水曰一名水芝一名水花○揚曰荷花潔靜猶清人之神思只恐樂有餘而私不足無以延客之歡故云云

###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朱曰幽棲所居之地也經過往還也以所居之地幽棲少往還也謝叔原遊西池詩道遙越城肆頤言屢經過謝靈運詩於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

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朱曰詩賓之河之干方注干淮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竟

日淹留佳客坐朱曰劉安招隱詩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又詩於焉嘉客又我有嘉客百年

分鹿糲腐尚儒食朱曰鹿糲分鹿衣糲食也腐儒見題省中壁詩注○趙曰戰國策嚴仲子進百金於聶政曰以為夫人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朱曰見鹿糲之費

雪與難乘注客至魯曰喜崔明府相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朱曰一作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

緣客掃蘇曰王武仲隱居羊放相訪武仲曰君子宜去吾蓬不可啓開恐踏碎滿徑落花欣嗟賞久之而歸蓬

門今始為君開朱曰言尋常為鷗鳥往來未嘗有盤食市

遠無兼味趙曰潘岳作夏侯湛謀有云重珍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

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嚴中丞枉駕見過

洙曰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一本云嚴黃門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垆

洙曰詩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注元大也夏后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

元戎先良也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林外謂之垆

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

使節

洙曰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川為一道以武為尹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西川都節制

分南北任流

洙曰謂長安有南社北社也趙曰公自言也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為北而蜀

扁舟不獨如張翰

洙曰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雅會稽賀

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後為齊王曹回曹掾因見秋

風起思葦鱸遂命駕南歸趙曰晉文苑有張翰傳傳中別無扁舟之文唯云為掾於齊王回幕見秋風起思葦鱸遂命駕歸

白帽應兼似管寧

洙曰魏青龍中徵命管寧寧不至常著白帽布襦袴趙曰魏管寧傳青

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洙曰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

明黃則賢士舉矣晉書隱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俄而敷死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

魯曰得寒字一云鄭公枉駕携

饌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

蒼舒曰右按古樂府對酒行金樽清

俊滯玉盤亟來親又白馬行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又輕薄篇象林杏繡被玉盤傳騎食

非關使者徵

求急

洙曰見前白帽應兼似管寧注趙曰莊子載顏闔守隘問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

之使者還反審之復求之不得矣舊注所引殊無使者求之之文非是

自識將軍禮數寬

洙曰

德康書云阮籍為禮法之士所繩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

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聲交歡

趙曰弄漁舟則

則以言蔽公也移白日言盡日也老農公自言也

王十七侍御掄許推乃酒至善堂奉寄此詩便



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洙曰一巧

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洙曰漢侍

野梅洙曰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轎戲假霜威促山簡御有繡衣直拍出討姦滑治大獄劉恢每一見令人欲倒家釀。趙曰故公指言王侍御也。

須成一醉洙曰一醉裏習池廻洙曰謂侍御邀高使君故言假霜威山簡習池乃襄陽山公醉習家池。趙曰霜威言王侍御謂御史風霜之任山簡指高公山簡傳無習池字惟出襄陽記曰峴山南習郁大池山季倫每臨此池大醉而歸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

自愧無鮮菜蘇曰梁受友人至曰家貧愧无鮮菜以待君子菜也又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生葑雜菜任方戲之曰誰謂使郎貧食鮮空煩卸馬鞍移時

勸山簡頭白恐風寒洙曰高每云汝年幾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

徐九少尹見過魯曰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

賞靜怜雲斂忘歸步月臺趙曰蓋公所居有臺焉何當看花蕊

欲發照江梅

范二負外貌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

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洙曰比近也音毗空聞二妙歸洙曰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

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

好客稀蘇曰柳下惠莊周好客稀少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洙曰

范彦龍贈張徐州詩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輕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傳涉戀切

號為一臺二妙

號為一臺二妙

號為一臺二妙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舍曹十四主簿

藜杖侵雲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

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趙曰言今來孟氏家因重其兄弟孝友偏篤也清談見

滋味爾輩可忘年洙曰為忘年之契也○趙曰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七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洙曰地幽故客得遂疎慵也

至罷琴書洙曰惟以琴書自樂也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洙曰樂府

呼兒真呼兒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洙曰陶潛吾亦愛吾廬○趙曰公自言凡有舟楫過往必來見之也

來見之也

賓至

患氣經時久師曰甫有肺疾故云云臨江卜宅新洙曰舊史所謂結廬枕江也喧

甲方避俗疎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洙曰

諸葛亮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司馬宣王聞之歎曰名士也自鋤稀菜甲蘇曰張騫有客至自鋤菜甲作羹

小摘為情親師曰物雖薄出於力之所致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菜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止寂寥修可曰陳樂昌公主詩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肯來

尋一老趙曰詩不愁破是今朝蘇曰阮簡父寓西山一日友人携酒炙雞往見阮大笑曰今朝愁腸破矣其曠放如此憂我營菜棟携錢過野橋他鄉唯表

弟還往莫辭遙師曰漢初憊懼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懼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

老暉即應劭八代祖又管寧書曰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得盡微命次乃次舍遷次謂遷上此居愁破言客來破吾之愁

聞斛斯六官未歸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洙曰唐書言以文獲財未有如



李邕者○蘇曰段湛家貧賣丈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趙曰翻  
夫為人作碑以至遠去索錢為可傷矣其求碑之人亦可鄙矣  
今室倒懸孟曰左傳室如懸磬孟子由解倒懸○趙曰荆扉  
深蔓草土銜冷踈煙土銜經曰無煙土銜瓦網也○鄭曰銜  
粗卧切唐韻蜀呼銜鏘老罷能休無賴趙曰言老而罷也歸來省醉眠唐史  
拾遺斛斯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萬隨  
得隨費家人至貧篋不給子明不以介意故甫末章有老罷能休無  
賴歸來省醉眠之語深以為戒也

### 酬荅

#### 律詩九首

####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洙曰成都尹嚴武作

謾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

賦洙曰彌衡為黃祖作鸚鵡賦筆不待綴文不加點何須不着鸚鵡冠洙曰倭倖傳

鸚鵡冠其帶傳脂粉化閱籍之屬也漢書音義曰鸚鵡鳥名也以羽飾於冠焉○趙曰蓋嚴公以子美之才如彌衡矣而剛直隱淪不喜仕宦決不肯為侍中而腹中書籍幽時曬洙曰郝隆七  
冠鸚鵡廁迹佞臣之側也  
於庭中人問之洙曰我腹中書肘後醫方靜處看洙曰葛洪傳洪自號抱朴子抄金匱藥方一百卷肘  
後要急方四卷與發會能馳駿洙曰一作馬終須重到使君灘

####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洙曰公曾任左拾遺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

濫騎沙苑馬洙曰公詩中類言奉引及侍祠事而本傳不載○趙曰拾遺掌供奉則騎馬以奉引後漢劉聖公傳

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則奉引有馬之證矣幽棲真釣錦江魚洙曰赭白馬賦弭雄姿以奉引

公有沙苑馬詩謝安不倦登臨費洙曰以謝安比嚴公也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高陽許詢桑門支道

每游處出則漁弋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濟谷放情丘壑然

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公阮籍焉知禮法踈洙曰言書則以嚴公有遺履載酒之費也



性疎懶至為禮法之士疾之如讎焉。師曰：唐於沙苑置坊以養馬，甫為拾遺，侍肅宗收復京師，奉引者導駕也。武數過，子美草堂携酒餽遺，頗厚。故云：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枉沐。旌

為知禮法，疎子美自釋不著鷄冠之罪也。枉沐，作今日。旌

### 贈杜二拾遺

趙曰：題云贈二拾遺，其官云蜀州刺史高適。

傳道招提客，提佛寺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

過門聽法，還應難。講維摩經，互為設難。尋經剩欲翻。

翻譯也。莊子：翻十二部經。趙曰：舊注誤引莊子。緒十二部經為翻。十二部經非也。莊子言緒十二部經以說老子。其云緒者，委曲敷衍之謂。非翻譯爾。十二部經者，以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

為六經六緯非佛十二部經也。

朱曰：揚子雲作太玄經，解嘲曰：時方草太玄。師曰：維摩經云：如入蒼苔葡萄林，唯觀蒼苔葡萄不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此詩乃高適作。

以贈子美，故後篇子美用以酬高適。

### 酬高使君相贈

廿二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朱曰：祿米，俸廩。鄰舍

與園蔬。朱曰：陶淵明：摘我園中蔬。雙樹容聽法，朱曰：釋書言佛說法於祇園樹下。三車

肯載書。朱曰：法華經：火宅喻三車。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

如。朱曰：司馬相如善為賦。夢符曰：司馬相如上林賦，子虛賦，意如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摠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渙然而興，幾百日而從其盛長，道嘗作賦，相如答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家之迹，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摠質人物，斯乃得之於心，不可得而傳之也。趙曰：揚雄傳：孝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今公詩意姑以著書則不敢為賦，則能之耳。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蘇曰：景差蘭臺春望千峯楚岫

碧萬木。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朱曰：見

### 早發湘潭寄杜負外院長

韋迢作

首郎也。馮唐願駟白首為郎，相憶無來鴈，何時有報章。蒼

詩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曰：右按文選，願延年和謝監。

詩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踈深慙長者轍朱曰長者轍前漢陳平傳

趙曰言見過之無人也重得故人書朱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札書又相去萬里餘故人心尚爾

言書問之不至也白髮絲難理蘇曰張企素髮如絲無計料理幾煩梳鏡時起咨嗟新詩錦不

如雖無南過鴈朱曰見書成無過鴈注看取北來魚朱曰漢使謂草于曰天子於上

林射鴈足有書故知蘇武所在也又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天素書○趙曰今公答韋韶過無南鴈之語故以北來魚戲之也

杜負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郭受判官

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

雨朱曰見亦可變江湖天闊足風濤朱曰類延年春江壯風濤松醪酒熟

旁看醉蘇曰謝敷曰山家松醪酒蓮葉舟輕自學操朱曰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泉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

蘇曰吳宮美人每侍宴姑蘇

回輕舟蘭棹載酒唱採蓮詞其舟皆宮婢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

高朱曰出武家紙又云出五里紙邢子才苟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更闡造楊都賦成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為之紙貴

酬郭十五判官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裏關心詩摠

發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朱曰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又星隕如雨荀卿曰宋之愚自得隋珠覺夜明朱曰隋侯之

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朱曰橘洲見橘州田士仍膏腴注

師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櫃十重客見俛而掩口胡盧

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璧不殊主人大怒曰首瞽之言藏愈固守愈謹藥裏關心言治病也無暇於詩篇隋珠喻郭判官詩喬口

橘洲乃荆衡之地繫帆何惜片時程欲郭來訪己也

酬別杜二嚴武

新添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  
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斜亭謁俱承別館追  
斗城怜舊路鍋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  
試回滄海棹更妬敬亭詩祗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惠貺

古詩一首

律詩三首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綉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

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開絨風濤

湧

蘇曰吳翰開絨詞來唯繁筆勢若風動濤勇

中有掉尾鯨

洙曰江賦揚鬣掉尾又介鯨來濤以出入

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偃高濤巨鱗插雲○鄭曰掉徒弟切搖也

逶迤羅水族

何曰逶迤委曲貌

杜詩二十

十一

細不足名

洙曰昔言織紋也○師曰自開絨風濤湧至此句皆叙織段之文

客云充君褥

承君終宴榮

修可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安石曰宴榮乃安榮也

空堂魑魅走

師曰

空堂言堂上無所有四壁徒立而已魑魅走言鬼神驚駭此物也

高枕形神清

梅曰謂爽人神思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

洙曰左傳服之不衷身之災○蘇曰王前

留之懼不祥生其間去之可也

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洙曰書車服以庸○韓曰程謂法度

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

洙曰見短褐霜風入注○

趙曰短褐者蓋短窄之褐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洙曰書臣有作福作威玉

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蘇曰段植有送九華戰袍碾玉腰帶植曰珠宮貴物非武人所服之辭○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云

貝闕方珠宮蓋言以此物而寢處非卑賤所宜懼嬰於禍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

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洙曰語乘肥馬衣輕裘

李鼎死收陽實以

驕貴盈來瑱賜自盡

鄭曰瑱陟刃切襄州節度使

氣豪直阻兵

洙曰上元



三年肅宗追瑱入京裴我稱瑱屈強難制宜早除之代宗潛令裴  
我圖之瑱擒我妻子於江漢瑱入朝謝罪代宗怒寶應二年貶  
瑒播州縣尉翌日賜死於鄂縣籍沒其家瑒先為襄陽節度使左傳阻兵安忍  
高金多老子曰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朱曰漢祖起田舍翁受  
多藏則厚亡

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鄭曰卷古轉切始覺心和平振我

鹿麕席塵蘇曰胡誼家負讀書不憚寒暑所媿客茹藜羹

朱曰王子淵頌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趙曰莊子云藜羹不糝舊注所引王子淵頌羹藜含糗非徒在後又字倒矣○師曰甫傷兵革之際生民有不得其食不得其居處者我何忍獨安于此又自以卷還客始覺心和平足知甫之所養於中者宏深雖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声何以加此

孟舍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趙曰

夏侯湛賦詰朝之暇步趾前無

楚岸通秋夜胡床面夕哇藉糟分汁滓朱曰酒德頌枕麩藉糟後漢樊

杜詩二十

後博歲獻甘醪膏錫注醪醇酉汁滓相將也○趙曰劉伶酒德頌言枕麩藉糟也周禮正二曰醴齊云醴由舂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甕醬落提携飯糲添香味趙曰糲糲之飯也朋來有醉

泥理生邠免俗朱曰竹林七賢傳阮咸曰未能免俗方法報山妻師曰酒醬乃生

計日用之物不免求所造之方法以告其家人也故云方法報山妻

###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蘇曰潘安仁荷省郎常來書信有柴胡朱曰

藥名也郭璞聞景倩病作書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朱曰

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蘇曰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綠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綠牙緋之此也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朱曰峽俗信鬼病則禱祠歸楫

生衣卧趙曰以上水更不須楫所以生衣春鷗洗翅呼猶

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朱曰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文七年傳荀林父曰同官為僚吾常同僚  
敢不盡心乎漢高祖嘗酈食其曰腐儒幾敗西公事○師曰古今  
詩話云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  
後巧其辭語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  
之狼俱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俱流離乃獸名  
對鳥名又如屈人具雞黍雉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  
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尔何殆亦所  
謂假對也柴胡可煎為飲子喫之通汗夔峽間多險阻唯州稍平  
故子美云林中纔有地峽外更無天此言  
早作取平塗欲其來就此平地相見也

###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

父趙曰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漁父公自謂也公前篇有云強擬晴天理釣絲是洗盞開嘗對馬軍

洙曰軍州謂馬軍蓋以騎兵送酒○趙曰公自注軍州謂駐使騎為馬軍以漁父對馬軍字為工矣○師曰屈原逢漁父於江畔漁父憐其憔悴原曰舉世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哺其糟啜其醢鳴鞭走送憐漁父蓋憐其獨醒故遣馬軍走送乳酒

### 送別上

### 古詩十九首

###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大曆元年受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洙曰古詩長江無回浪洩雲無定姿洙曰陸機賦曰有輕盈之艷狀無實

體之真形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

定期趙曰莊子曰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趙曰

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

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洙曰陳蕃禮周瑒別置榻去則懸之來則解用才復擇

誰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

私洙曰言不以道取也如漁人之漁焉干戈未甚息紀綱正

所持沈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

者思趙曰此公自言也左傳有居行者之語○師曰甫意謂已能逐姦邪苟能用之則亦斬然而奮矣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趙曰楚詞云青羣公餞南伯

肅肅秩初筵洙曰餞謂羣公相餞也南伯謂道州南邦鄙人

奉末眷佩服自早年洙曰未眷謂於裴有親也早年義均

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

喪亂嬰保愛金石堅洙曰言宜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於高

若金石之固此子美以骨肉之義故其所言及此也。趙曰高賢

指裴端公也保愛謂保身之意故子美以骨肉之義故所言及此計拙百寮下氣蘇蘇君子前會合苦洙曰又不久

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

洙曰促觴言掩抑淚潺湲洙曰重別執壺集曛黑闕月末

生天洙曰九歌橫流涕兮潺湲謝靈運朝游白團為我破華

燭蟠長煙夢符曰右按梁元帝燭賦長袖留賓待華燭燭燼落

詩大婦留芳燭鴝鵒催明星鄭曰鴝鵒古活切鴝何寫切。蘇曰

中婦對華燭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

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

有未親是以欲其盡懷抱以告之自盛名富事業以下皆戒之之

辭宜以功業著盛名使无愧於高賢无以喪亂嬰懷抱保全節操

如金石之堅甫之自為計則拙其為道州謀則氣義宏矣故云氣

蘇君子前合會苦不久言欲別去樂極而哀繼之也颯衰颯也交

遊之中衰替向尽平昔契舊回首茫然况今促觴行遠寧不感激

曙之鳥夜已闌矣始分袂旋歸故甫又以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洙曰晉以郤縠將中軍孔融謂李膺為登龍之上祖帳

其人中軍則令肅事有怕前驅入寶地洙曰縣令祖帳



飄金繩

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趙曰前漢陳廣故人邑子為名祖道供帳蓋摛用之

耳言佛寺佛居

南陌

洙曰一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

杪磬遠謁雲端僧

洙曰鮑明雲端楚山見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

藤耳激洞門矚目存寒谷冰出壁闕軌躅畢景遺炎

蒸

洙曰鮑明遠侵星赴早路再景遂前儔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洙曰法華經決

定說大乘文

羈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

蘇曰曹修客南都見劉損曰艱

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勞生共幾何

蘇曰魏文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離

恨兼相仍

蘇曰鮑昭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師曰章彞權東川節度故云中軍中軍大將也上客拍崔都督

如詩云相之祖編也周也言草彞持軍令嚴今待上客禮樂无所不用其周至宝地寺也佛國以琉璃為地黃金為繩祖餞也祖餞之地東設帳幕故云祖帳南陌既留歡先會于城南繼送之于惠

義茲山即寺也回策回鞭也新岸即新脩路以備章使君車馬也南既送崔都督回復從舊路攀藤蘿蓋樂山水之興也出塵闕軌躅言一四間蹤跡幽門非若塵市應接煩劇畢景遺炎蒸謂盡

夏景烈留此寺遺却炎蒸之氣故下文有永願坐長夏之句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謂之小乘教甫以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惜宴會謂惜別也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

洙曰賈誼上書言時事云可為慟哭

安知蔡夫

子高義邁等倫

蘇曰朱雲意氣超邁等倫映絕今古

獻書謁皇帝志已

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夷朝廷

當

正臣異才復間出

洙曰間出猶間生也

周道日惟新使蜀

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襯歸咸秦

鄭曰

僅切○洙曰言主人薨謝蔡扶襯歸秦也○趙曰史記云士伸於知己主人指郭英人於秦天元年為崔旰所殺故言薨

道此相逢

洙曰巴道蜀道也相如論蜀文巴蜀之士

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

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



安自契魚水親洙曰蜀先主得孔明猶於魚之得我雖消渴

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洙曰民安於耕桑則至治

之世然也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趙曰郭景純遊仙詩云高浪駕蓬萊浮龍倚長津亦

實道三峽中有如此事楊舩洪濤間蘇曰馬藻楊舩慘過語笑於洪濤之間仗子濟物

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洙曰北極也象於帝居也

也居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洙曰兵聚而食貧也窮谷無粟帛使

者來相因若馮南轅使洙曰又作南轅史書札到天垠洙曰使者微斂之使

也相因言來相繼漢書陳陳相因之北而南轅古詩云遺我一書

扎垠岸也甘泉賦有云漂龍淵而還九垠趙曰班固燕山銘曰

玄甲曜日注鐵甲也窮谷指夔州也來相因不斷也此言方用兵

酒食而頻遣使者來至窮谷如此則南轅之使可馮其史而附書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鮑曰高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人

臯奇之舉有道調封立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師曰適為

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師曰適為

崆峒小麥熟鄭曰崆峒苦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

東且洙曰一願休王師家語曰交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

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

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交子

賤不聽俄而齊寇速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交子感然曰今

茲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季孫聞之

赦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交子哉賈誼書同續漢書曰桓帝

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与姑丈夫何在擊西胡

師使割麥實其備帝從之○修可曰崆峒西方山也按史記云黃

帝西至于崆峒山皆非尔雅所載按尔雅乃作空桐字

主將焉用窮荒為彦輔曰窮荒謂窮兵武貪土地也

立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邊功開拓土地致有

此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民得收穫小

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地俾民不

三威郡鎮帥哥舒翰府掌書記故甫送以此詩

崆峒小麥熟鄭曰崆峒苦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山在郡

東且洙曰一願休王師家語曰交子賤為單父宰百姓化之齊

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

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交子

賤不聽俄而齊寇速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之交子感然曰今

茲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季孫聞之

赦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交子哉賈誼書同續漢書曰桓帝

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与姑丈夫何在擊西胡

師使割麥實其備帝從之○修可曰崆峒西方山也按史記云黃

帝西至于崆峒山皆非尔雅所載按尔雅乃作空桐字

主將焉用窮荒為彦輔曰窮荒謂窮兵武貪土地也



地果何益哉此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前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當飽其肉不則噉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載記慕容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李希声曰杜言此以前高也

高生跨鞍馬詩云數馬

光照有似幽并兒地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飽明速擬古詩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騎逐山簡率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洪水平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二州為游俠之士師曰鷹之

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兔飼一鼠得一禽飼一雞飲而後可用也譬若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是故卑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逼近羌戎其俗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脫身簿尉中能跨馬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

始與捶楚辭鄭曰捶主禁切○朱曰北山移文得志去故云

甲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壁埃間司馬遷書以稍陵淩至於鞭撻之間○鮑曰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也今詳杜所言捶有罪者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取何况親打獄敲榜發茲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余曰邵氏聞見錄云子美贈

高適詩云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撻身滿瘡蓋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見山谷云尔予初疑其不然因讀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

問今何官鄭曰借觸熱向武威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

所媿國士知賈誼傳豫子曰中行以眾人畜我我故眾人

我故國士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人實不易知鄭曰易更作尤須慎其

儀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十年出幕府自

可持旌麾征行无常如所在為治故言幕府幕大也或曰衛青

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幕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

軍旅无常居止故以張幕言之兼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幕大於義垂○彥輔曰旌麾謂旌旗麾蓋將

兵者所建世說曰旌尾蓋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足慰遠思男兒

說曰旌尾蓋

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足慰遠思

男兒

男兒

男兒

以是之反



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鄭曰大唐佐切巨也又徒蓋切。蘇曰今高適脫身於簿尉中已免極楚之憂矣武威即涼州綱執謂小麥熟正當五月之時書記掌撰兵符軍檄露布之類南門高適今已辭極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觸冒

尋執向武威郡為掌書記而已然魏荷哥舒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易得當小心謹慎其儀無恃才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已失人也古云相識編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實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財則贈之以言

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期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彼踈脫於哥舒翰故戒以慎其儀人將行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幕為府以避風雨故云幕府唐制從軍歲

久者始得大郡高適今在幕府為書記十年間出須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折羽為旌所持以指麾也故曰旌麾適之此行已辭

捶楚他日立功復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慰甫懷思之情而无所恨也自古大丈夫功名成遂亦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文選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

有下句爾常恨結驩淺李希聲曰左傳云各在天一涯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蘇武詩昔為鴛鴦與鴛鴦今為參與商陸士衡詩形聲參與商音息曠不遠昭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

計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敬馬風

吹。洪鵠不得相追隨。余曰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黃

塵駭沙漠。潘大觀曰曹植賦念子何當歸。傳隔以山谷壅

以沙漠盧謨贈崔溫詩北眺沙漠垂曹子建樂府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蘇武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江淹詩飲馬出城濠北

望沙漠路陳易傳匈奴不敢南鄉沙漠前書音義沙土曰漠即今磧也邊城有餘力早寄從

軍詩。有從軍行苦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師曰古云歌騷希

遇愁別多逢蓋人生天地間爾東我西是以結驩淺故云各在天

一涯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久之離別不獲會聚者似之生

平既與適少相驩會今又執別如參與商中腸安得不悲慘也驚

風者回颺也鴻鵠一舉千里漢書陳勝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

鴻鵠得疾風吹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鴻

鵠喻適南以燕雀自矜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沙磧曰漠武威

乃邊郡與沙漠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

在何日或邊城無寇綽有餘暇早寄詩什庶知適之安否昔王粲

有從軍詩簡本義墨之七不以軍事發擲簡章甫之所囑者以此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

師曰後漢相典為御史常乘驄馬銀鞍被來

好

朱曰東祖孫登詩落淚灑銀鞍繡衣黃白郎

騎向交河道

朱曰漢侯憐上書車師前國三治交河城河水分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蘇曰嚴顏謂左校曰父不得江左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

馬曰風此行牧遺曠風俗方再造

朱曰唐書族父領元戎

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

饒曰若人羨溟漲浸

絕島罇前失詩流

蘇曰房炳見蘇東歸山陰塞上得

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朱曰蘇辭曰天白顯說

西極柱亦傾如何止穹昊

朱曰列子易問篇折天柱又云常

威弧不能弦

蘇曰司馬遷刺木為弧以威四方然弧不能自彰使彰

自爾無寧歲

易弦木為弧刺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

川谷血橫流

朱曰揚子川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此來

黃曰言肅宗助長驅振

杜詩二十

十八

平分四時竊獨悲此稟秋又悲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寄語數執事方今天柱傾反穹昊何計以正



凋敝頓兵歧梁下

洙曰肅宗理兵鳳翔。唐曰肅宗為却中興恢復之計故云長駘振凋敝。

跨沙溟裔

師曰沙溟裔皆漢中郡謂跨歷楚漢諸州並皆整兵從帝東討。二京陷未收四

極我得制

修曰曰爾雅釋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方而四極之廣皆為總制向命而不從乎。蕭索

清緬通淮湖統使者紛星散

洙曰古詩星使日夜馳。王綱尚旒綴

洙曰評長發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然。○素伯曰言其危而欲絕也。

立談際

洙曰揚雄或立談閒而封侯。趙曰南伯指言漢中主將也從拍言贊為判官也言南伯與從俱賢相投在立

談間生知七曜曆

洙曰月令命大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七曜五星謂之七曜比史劉焯博學洽聞如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書莫不覈其本根窮其秘要

手畫三軍勢

洙曰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定功曰前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詔大將軍光問千秋

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盱食

洙曰左傳曰伍奢曰晏

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憇

其盱食乎曰晏

正當艱難時

洙曰天步艱難。○蘇曰吳起正當艱難之際舉兵深入唯慮根不繼陷彼逆計更宜

計回風吹獨樹

趙曰周王褒送葬詩平原看獨樹

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武曰虜在吾目中矣生知七曜

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手畫三軍蓋知天文與地理也

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

音第

徘徊悲生離

洙曰

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

悲莫悲兮

生別離

局促老一卅

洙曰古詩

陶唐歌遺民

洙曰左傳吳季札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後漢更列洙曰一作別帝恨無匡復姿洙曰一作資聊

欲從此逝洙曰吾亦從此逝矣。師曰勸哭蒼煙根山門萬里

謂朋友別離是以勸哭于蒼煙之根居人南自謂牢落半世之苦之兒

謂所至亂離竄匿林谷而不獲騁左傳云其有陶唐之遺民乎

云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漢承文景之餘澤遺士於後

奪不失其天下光武因民謳吟思漢遂建中興之業肅宗亦以此

云後漢更列帝南自恨當艱難日無匡復之才以佐天子但從此長往山林因勉樊生當努力以替中興云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洙曰一云河西。鮑曰亞

論當世事擢校書郎杜鴻漸節度河為奏

署幕故詩云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

南風作秋聲蘇曰王澄曉來南風新作秋聲故山祀菊苗吾當

氣盛也時綠山反河北二十四郡皆皆沒于

賊安得陰陽詞和南風作秋聲蓋有由也

盛夏鷹隼擊洙曰月令立秋之日鷹為

生育而有肅殺聲

危異人至今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

舌動天意洙曰動天意言君意為之曲動也解嘲伸其

舌而奮其筆。蘇曰李斯奮三寸舌取富貴

五十七家爾腹為篋笥洙曰兵法見前漢藝文志邊韶腹便

語左右曰萬卷書郝

腹為篋笥收貯乎

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竭如

應對如轉丸洙曰漢祖從諫若轉丸

踈略通文字經綸洙曰易屯君

皆新語洙曰陸賈

足以正神器洙曰老子天下神器。蘇曰

宗廟尚為灰君臣俱洙曰一作

下淚洙曰九朝為

崆峒地

無軸清海天軒輕洙曰言天地未安也。夢符曰按詩戎車

既安如輕如軒又後漢馬援夫居前不能

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軒輕輕車也

西極最瘡痍趙

連山暗烽燧彥輔曰唐六典云唐鎮戍烽候所

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邊邊者築

城以致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曰初夜與一炬謂之

平安以餘則隨賊多少而為差。程曰漢光武紀修烽炬注云前書

前漢季布傳

連山暗烽燧

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

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

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



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土臺臺上作桔槔槔頭上有兜兜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李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燧書則燔燧夜則李烽○俯曰廣雅言兜兜籠也○竦曰相如諭蜀文曰李烽燧帝曰大布衣

洙曰布衣韋帶之士○魯曰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洙曰文帝前席賈適遠非歷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洙曰書曰被于流沙流沙當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流沙所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洙曰文帝前席賈適遠非歷試馬曰舜歷試諸難須存武威郡為書長父利孤峯石戴驛快

馬金纏纏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洙曰唐書天子反正計始遂吾聞駕

鼓車洙曰漢文以千里馬駕鼓車○修可曰後漢循吏傳曰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建武乃光武年號非孝文止卻千里馬无駕鼓車之說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

頭夾輔待所致洙曰左傳夾輔周室○黃曰漢文帝以千里金馬駕鼓車騏驎非駕鼓車之用大才不宜出為判官異日功成回頭夾輔天子正有待杜亞是時龍吟而雲從雲龍之會始為得志然則暫屈判官之任烏足道哉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洙曰安祿山亂南與韋宙同陷賊後皆遁歸行在所○鮑曰注以爲宙宙乃丹之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也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所

王事有去留洙曰詩王事靡盬福側兵馬間洙曰福側見上○鄭曰福彼側切迫也亦作福

主憂急良筭壽洙曰史范睢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子雖軀幹小趙曰書曰劉曜詩陳安於

龍城安死人謠曰龍城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老洙曰一作志一氣橫九州挺

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修可曰摘用孟子臣視君如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變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洙曰西都賦東鑾輿鳳樓尋改為麟遊郡同谷郡今成州西扼弱水道鄭曰扼從革切○洙曰禹貢弱水既西○孝祥曰十州記云鳳麟州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南鎮枹罕陬



洙曰一作氏羗 唐安鄉郡河州理抱罕 此邦承平日剽劫

吏所羞 洙曰前漢地理志推剽掘冢師古曰 况乃胡未滅控

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 秦曰詩懷 令姪

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 洙曰太白山在武功縣

朋曰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狀如

美玉常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取其石琢為像焉 秦伯曰

地圖記曰太白山其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雲如瀑布

則澍雨人常候驗如離畢焉故語曰南山瀑布不朝則暮 走

馬仇池頭 洙曰成州上祿縣有仇池也 晉永嘉末為氏羗文茂

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懸絕百仞一夫守道萬夫莫向

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

固也 馬曰南史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本朝同州

河池乃故地 俯曰太白事見喜達行在所猶太白注仇池事見

秦州雜詩萬古仇池 古色沙土裂 洙曰色一作邑前書音義

穴讀記憶仇池注 積陰霜雪稠 洙曰一作積 羗父豪猪靴羗兒青兜裘

趙曰宋公招魂曰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吹角向月窟 洙曰顏

月毛毳來賓毛毳窟也月窟西極長楊賦西壓月窟 秦伯曰樂錄曰

窟尤率臆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

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中鳴 蒼山旌旆

而声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声後漸用之 愁鳥驚馬出死樹

趙曰吳平為句章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 尾三年死樹欲自還

立於故根上樹巔空中歌曰死樹今更青吳 平尋常歸故公詩又曰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也

龍怒拔老湫 鄭曰湫七由切 洙曰郊祀志湫澗祠朝邠湫

於此求之相傳云龍之所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修可

居也天下山川隈曲有之 傷哉文儒 興公游天台賦序云踐入无人之境 蘇曰范

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鬪 洙曰相抱而殺之曰格 蘇

恣橫六邦鼎沸韓魏蜂起中原格鬪不息願王駕御英雄練兵訓

士待其不虞免其危削王善之 趙曰格鬪字祖出前漢而陳林

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當 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 功

格鬪死何能拂鬱長城道



曰古詩人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謝玄

暉桑榆陰道周○魯曰詩有杖之杜生于道周論兵遠聲淨蘇曰陸士

亦可縱冥搜蘇曰天台賦序○師曰道周即道邊也題詩得秀句蘇曰陸士

南山日晚扎翰時相投蘇曰陸士

###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丹雀銜書來洙曰文王之時赤雀銜書集于周社也暮棲何鄉樹驪駒事

天子辛苦在道路洙曰丹雀異也驪駒駿也言駿異外非其

于昌前馬拜稽首受之舊注模稜所引非是驪駒事列子周穆王

駕八駿之乘有曰右服驪駒此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

於文王驪駒之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洙曰司直華選

所以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

有故洙曰姻婭猶言姻聯也詩瑣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

遇洙曰邂逅言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洙曰長卿相如

詩余題之沉痾疾竄身清瘴瀆○趙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

句時見文章士蘇曰枚叔見司馬犬子遠寄詩喜而謂室家欣

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

溪行水奔注能罷咆空林蘇曰古詩能罷呼林寒言游子

慎馳騫鄭曰亡西謁巴中侯洙曰閬州為巴中○趙曰巴中侯

不憚遠艱險如跣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洙曰主人

拔為天軍佐洙曰天軍禁軍也○趙崇大王法度淮海生

清風南翁尚思慕趙曰言淮海則必為揚州等公宮造廣

厦木石乃無數洙曰言幕府方傾才也○趙曰建廣厦於官府

述謂幕府乃湏才不知此乃初聞伐松栢猶卧天一柱趙曰



鄭鄭之具矣非封閩州不足以當之神異經  
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我瘦作病書不

成蘇曰鄭贊以疾書不成歌傾倒側今成字讀亦誤為我問  
故月自讀亦不能識何况兒童搭耶

故人勞心練征戍洙曰此詩觀末章則閩州是房瑄也○趙  
來此岳驛駟穆王之駿二物皆王者瑞喻司直宜瑞聖出不至在

荒山也今入雲霧尋封閩州故云甚無趣姻姪連襟也非惟親戚  
亦與甫有故甫病肺久卧故比之長卿公幹熊羆喻盜賊巴中侯

即閩州半步曰跬巴蜀路險難行故云如跬步主人指巴中侯玄  
宗常擢之為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南翁甫自稱

以流滯於南州也公宮造廣厦言天子正再造王室人材雖多一  
柱尚未用蓋言房瑄見貶閩州訓練

征戍之兵故甫託司直以勞問之

###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鄭曰海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洙曰一云子歷

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洙曰鄭公長太常苦飢蘇曰安

常苦飢寒負薪拾黍未嘗不帶書暇即誦昌後以二傳馳名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

洙曰見徐卿二子歌注○趙曰紘紹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磊

落正觀事致君樸直詞洙曰鄭公在正觀時多所獻替新史

家聲美六合行色何其微洙曰謂右行色不稱家聲也之子

車馬有行色遇我蒼梧陰鄭曰舜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

公侯來未遲洙曰左傳公侯必復其始○趙曰蒼梧桂州虛

思黃金貴洙曰一自笑青雲期趙曰貴當作遺方在貧困

雲期言貴達如在青雲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洙曰

揚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趙曰此魏侑病而能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欺洙曰蘇

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尚為洙曰蘇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趙曰言其浩蕩從



此辭洙曰之窮途仗神道正也世亂輕土宜洙曰不可

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

玉食亞王者洙曰供範樂張游子悲趙曰以其侍婢豔

傾城綃綺輕洙曰一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透

迥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珀贈於

斯洙曰言交廣繁富如斯也○夢符曰右按博雅碧璫玉也司上

貴見肝膽下貴不相洙曰一疑心事披寫間氣耐達洙

所為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洙曰石崇傳崇與王愷爭

三四尺者樹錫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亦示崇崇便以鐵如意

始兼洙曰一逸邁興終慎賓主儀趙曰雖氣之

戎馬聞天宇嗚呼生別離師曰自古賢者之後

而魏乃徵四葉孫困於飢寒昔徐陵見玉誌上人上人曰天上石

乃梧州會面齊言少相見也公侯來未達言為知相未晚也虛思

黃金貴言黃金不足羨也自笑青雲期以甲官為可哂也甫有獨

疾故自比相如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甫詩云甫也諸侯老

賓客炎海即南海甸謂郊甸浩蕩遠貌輕土宜言避亂而輕去鄉

土也王者胥玉而食然侯門奢侈亞於王者足見綱紀亂矣遠迤

匪貌交廣多珠翠儻與侯門投合必蒙珠翠之惠然人相知貴相

知心是以所為無疑忌也雖珊瑚擊碎不吝况其它乎雖然負

此逸興要在慎賓主之儀斯能全其交如甫之於嚴武不慎其儀

幾為武所殺故甫以是戒之

### 別張十三封建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洙曰未洽劉裴建首義龍見

尚躊躇洙曰劉文靜裴寂文靜大業為晉陽令寂為晉陽宮監時

次大計將發高祖不從文靜因裴寂秦主撥亂安一劍搃兵

符洙曰撥亂謂撥開其亂也漢書撥亂反汾晉為豐沛洙曰

正漢高祖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



唐公故鄉喻若**暴隋竟滌除宗臣則朝食**洙曰漢以蕭曹為宗臣子美以

裴劉比蕭曹故曰宗**後祀何踈蕪**趙曰以子孫之不顯達也**彭城英雄**

**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洙曰建封劉文靜外孫也**汗血駒**洙曰少年雖

儻言其不羈之才**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洙曰少年雖儻言其不羈之才

建封**相逢長沙亭**洙曰長沙潭州**乍問緒業餘**洙曰緒業川**乃吾**

**故人子童叩**趙曰詩曰**聯居諸**居月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

**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交**洙曰梁書范雲初與高祖

過於齊境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受禪雲嘗侍燕高祖謂臨川王宏等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故今為天下主此

禮既華汝且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省時人榮之雲始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駿善駿亡

於官舍貧無字居雲乃**愁紹自不孤**洙曰愁紹與山壽結神交迎喪還家躬營營營

在汝不孤矣**趙曰必****擇材征南幕**洙曰社預為**湖落回**

**鯨魚載感賈生慟**洙曰賈誼弔屈之彼尋常之汗漬兮豈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鱗鯨兮固將制

於雙**復聞樂毅書**洙曰樂毅為燕伐齊燕惠王疑之使騎劫代毅毅畏誅遂降趙惠王遣毅書且謝之

毅亦報書焉夏侯玄見其書以為為知機合道以禮終始**趙曰既為幕客而主人不禮之故如鮫魚之去落潮矣得無歎昂勸哭欲**

有陳於朝廷而又**主真愛急盜賊師老荒京都**洙曰人君與主人絕之書乎

為急夏師以**舊丘復稅駕**洙曰稅駕言得止息也舊丘故鄉無功故曰老

封之必往無止**大復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焉本時須**洙曰管仲諸葛亮時所須也

亮於先主君臣相契皆定分也又勉封建之行矣**雖當霰雪**

**嚴未覺枯栢枯**洙曰言不以歲寒變易也禹貢栢栢栢栢**高義在雲臺**洙曰

畫在雲臺**嘶鳴望天衢**洙曰有志於功名也**羽人掃碧**

**海功業竟何如**洙曰十洲記言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言當此之際建功業者如羽人掃碧海

難為功爾**趙曰羽人神仙也**以其飛騰如有羽毛楚辭羽人於丹丘掃碧海以言其無一塵一芥之汗也蓋證清天下之塵



乎以封建為引人其所望之深矣。師曰實錄國史也。初高祖鎮太原，劉文靜裴寂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賁之遂起兵，故曰龍見尚躊躇。昔漢高起於豐沛，今高祖興於汾晉，是以份晉為豐沛宗尊也。漢以蕭何曹參為宗，且今子美以劉裴比之，廟食謂配饗于廟後祀何踈。燕言子孫衰寂也。彭城拍劉文靜建封乃文靜之外孫為人，個儻如汗血駒，有千里之才，八尺軀，拍建封堂堂一人也。時甫老大，建封年少，故云堪晚交。甫得建封，可以囑託其子，故曰嵇紹自不孤。然公宜大用，今備幕府之佐，如鯨魚淹回於湖，落也。賈生勸言時危也。樂毅書言帝猜疑，諸將不能推誠任下也。師老荒京，師言兵久無功也。舊兵復稅，駕言建封罷權還故里也。管葛以比張惜乎，時不見用，譬之枯栢，不以歲寒而變易也。十洲記蓬萊山在碧海中，當此時賢臣欲建功業，如羽人之掃碧海，其事茫昧而難為功耳。

###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侍郎賈

鮑曰賈云不傳寶應初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

洙曰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還多。蘇曰陰曠百年相逢花朝月

文高歌酣飲流官南北能得幾何

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

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

蒼舒曰右按文選謝靈運擬兼中詩未塗幸休明棲集建

薄質心蘇曰劉據送蕭款曰與君衰老又作別未知後會棲集何也

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

惻洙曰燕丹送荆軻入秦別於易水之上六龍忽心蹉跎

洙曰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謂衰老也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

月逝矣歲不我與胡星墜燕地

鄭曰燕鳥前切。師曰燕頭星主胡云云謂祿山亂漢將仍橫

戈師曰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德今承唐亦謂之唐朝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

多趙曰胡星墜言今歲上元元年史朝義殺其父思明也仍橫戈言史朝義襲偽位復為亂戰國策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

洙曰宋子罕夜登子反床而告

病曰易子而食杓散而襲獸猶畏虞羅

洙曰虞羅可避之物而獸猶畏之至矣。於父子之親而不能相保則時可知

矣。余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九州內人少虎狼多

不可燒傲子負經濟才

蘇曰戴逵送王下曰子負經濟之才幸遇明時胡為把犁鋤老於嵩谷乎

天門鬱鬱嵯峩

趙曰晉石苞傳天門泰山之稱記云泰山盤道



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 飄飄適東周 洙曰周平王東遷至洛故謂之東周 來

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 洙曰南宮禮部也○定功曰按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三光之庭藩

臣將相執法郎位眾星咸在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蓋南宮猶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趙曰南宮蓋指言賈侍郎也故此篇末云云舊注以南宮為禮部非也 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 蘇曰筆畫雄勁映絕千古非羊欣輩比也○師曰謂賈公大手筆也

見賢心靡他 洙曰詩之子矢靡他言見賢之心出於誠一也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 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以其不易柯葉

為吾謝 也○蘇曰班及歲寒雪苦松栢不易舊柯雖艱險萬端君子不易節行矣○師曰欲唐生無變節於賈公

賈公病肺卧江池 鄭曰徒河切○師曰甫有脾疾不及與賈公會集徒緬想而已託唐生以謝罪

###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 洙曰詩天步艱難○趙曰此篇憂國愛民之意切矣 兵革未衰息萬方

哀嗷嗷 洙曰民困于役而無訴故哀嗷嗷○修可曰鴻雁詩哀鳴嗷嗷 十載供軍食 饒曰自天

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 齊一四年至寶應間凡十年

賢者貴為德 洙曰哀一作尚載一作非一端也 韋生富春

秋 洙曰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 洞徹有清識操持

紀綱地喜見朱絲直 洙曰鮑昭白頭當令豪奪吏

自此無顏色必若救 豪奪○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

瘡痍 何曰喻民困傷也 先應去蝥賊 鄭曰蝥莫交切○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蝥賊○蘇曰吳

起善治田者先去蝥賊然後獲實善治國者先并姦佞然後進賢○覺範曰爾雅釋中食心曰蝥○何曰喻害民之吏

揮 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 馬曰樹立也 慰我深相

憶 洙曰此詩欲韋抑暴斂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鄙夫行衰謝 洙曰鄙賤也自稱故曰鄙夫 抱病昏妄集常時往還人



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洙曰徐揮薰然

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洙曰管仲與鮑叔

叔為意鍾鄭曰一作中老栢青義動脩蛇螫洙曰易龍蛇之螫師曰言陳公辭官歸

鄉如龍蛇之蟄以藏身故若人可數見洙曰謝靈運戚戚感物態人通蔽互相妨潘安仁

誅若人尚德哉若人慰我垂白泣洙曰謝靈運戚戚感物態星星白髮垂○趙曰杜欽

傳紀陽侯與欽子業書曰誠哀老姊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

垂白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

蘆羞洙曰一洗白似以賜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右按歷

城比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祭率賓寮辟暑于此取大蓮葉盛酒以替刺葉令與大柄通屈莖輪因如象鼻傳翁之

名碧筒酒又戰國策粒米如玉○修可曰碧筒酒以蓮莖得各此言碧筒酒乃酒之色非碧筒也酒譜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園丘

酤玄碧途窮見交態洙曰所籍詩途窮能無動鄭當時一負一富適見交態○蘇曰蓋遂至漢中見姪英

能今日窮途失適舉目添愁其世世梗悲路溢洙曰潘正叔詩世故尚未夷嶠

險王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石土何時方得乾決濟濟汙也○師曰祿山反范陽在東故云東風吹春冰冰有兵革之象決濟石土濕

言率土之民皆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

聞呼向禽急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洙曰按唐書孔巢父

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準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萊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

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後為潭州刺史胡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銜

史大夫興元元年使李懷光於河中巢父遇害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洙曰不肯住謂謝病歸江東也莊子

在宥篇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趙曰掉頭者於事不可之狀莊子鴻濛掉頭曰吾不知也東將入海則如擊磬棄入于



海之海入耳舊注引此 **詩卷長留天地間** 蘇曰吳璿投劉

東入于海却是水也 **深淵非晴敢量將此卷長** **釣竿欲拂珊瑚樹** 株樹西都雜

記積草也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

條是南越王趙他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世說王愷

常以一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以示石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乃

令取珊瑚樹高三尺條幹絕世者六七示愷南州志曰珊瑚出大

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 **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大秦**

國事以其在海底故以拂言之也言巢父歸江東之後遂可入海

有北 **深山大澤龍蛇遠** 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

興也 **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春寒野陰風景**

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 **暮** 蓬萊織女回雲車

陸士衡牽牛西北田織女東南顧 **蓬萊織女回雲車** 日

彼織女終日七襄陶隱居真諾朱閑內真以雲車虛轅相適沈約

遊仙詩雲 **指點虛無引歸路** 定功曰曹子建虛無求列仙

車委輕霞 **指點虛無引歸路** 日按原叔彦輔師等本並云虛無

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 蘇曰栖嵩老人見

大人賦東流無而上假 **自是君身有仙骨** 孫登曰君非世俗

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

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

**留量貴何如草頭露** 易晞露古詩凝上朝露何易晞詩甚湛

露斯在彼豐草 **留量貴何如草頭露** 易晞露古詩凝上朝露何易晞詩甚湛

之惜之者雖苦死相留豈知富貴如草露之易滅哉 **留量貴何如草頭露**

嶠詩曰富貴榮華能幾時陸機歎逝賦曰草無朝而遺露李善曰



如草頭露路是以謝病告歸也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注

陸士衡擬古詩閉夜命權友置酒迎風館江文通詩置酒坐飛閣

清夜延賓客漢書云置酒高閣**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

**空中書**中王褒亦曰豈若雲中鴈秋時塞外歸梁簡文鴈詩想

思不得反且寄別書歸虞世南詩為有**南尋禹穴見李白**注

一云若逢李白騎鯨魚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年二十南遊江注上

會稽採禹穴張宴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或云

略曰會稽山有一石委曲黃帝所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

禹藏之所謂之禹穴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史記曰太史公

登會稽採禹穴曰時在會稽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又注云若

逢李白騎鯨魚蓋賀知章以白為謫仙人其與巢父皆有李仙之

質則可以騎鯨魚揚雄羽獵賦乘鉉鱗騎鯨魚注鯨大魚也。彦

輔曰時白遊會稽故其詩**道甫問信今何如**注曰一云深山

會稽無賀老却掉酒船回

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拍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

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師曰靜乃蔡侯名意有餘謂勳意有餘也

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琴中有別鶴操蔡侯罷琴惆悵蓋惜

別也因謂巢父此別幾年得有書相達禹葬于會稽上有孔穴因

名禹穴今巢父游江東尋見李白頌道甫問其安否此致意之辭

禹治水至此會計其人功多寡之數因號其山曰會稽或云穴即

壙穴禹所葬之墓穴在此山故云禹穴說者謂上有孔穴禹入此穴而化其說謬矣

### 贈李十五丈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屬巔**注曰魏都賦崑崙嶺潭帳蠻備

而通者鳥獸之混也**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趙曰

運拙疾相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孤陋**

**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頗**注曰一作氣**合相與襟袂**

**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

北寺二十



泉

修可曰曹子建作王仲宣詩曰發言可詠下筆成篇文若春華思若湧泉又李廣利拔刃刺山飛泉湧出壯筆過飛泉言其快

利玄成美價存

洙曰韋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篋不如教子

一經子山舊業傳

洙曰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徐陵及信並為抄撰李士信父子在

東宮出入禁闈文並綺麗世號徐庾躡

不聞八尺軀常受眾自憐且為苦

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

鄭曰黔陽屬武陽郡

今辰州三亭縣而黔陽故城即漢故事縣

汧公制方隅

鄭曰汧輕煙切○洙曰汧李之所封○定功曰汧公李勉

也按舊史上元初為梁之刺史山南道防禦使李十五丈在峽中往謁之故公作詩以別之以李之所封也

迥出諸

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

洙曰一作金莖

露正直朱絲絃

洙曰西都賦抗山掌以承露攞雙立之金莖軼安藍之混濁解顯氣之清爽鮑明遠詩清如玉

壺冰直如朱絲繩黨

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洙曰四岳分掌四岳

之諸侯黃霸為穎川太守有治狀此曰美李研公也

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

洙曰所行不同故所

思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

再圓

師曰李丈待甫正當秋月甫以客遊既久為註主人更要月再圓言挽留之誠意也

晨集風渚亭

師曰謂李丈餞別也

醉操雲嶠篇

鄭曰操七到反○蘇曰徐陵醉中作白雲出渚嶠篇明且酒醒讀之自驚

以為神助陳統見而心降○師曰此句謂送之以詩也

丈夫貴知己

趙曰史記士仲於知己而屈於不知歡

罷念歸旋

師曰謂酒罷將歸念念不忘孟惜別之意也

贈別賀蘭鈺

鄭曰思廉切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

趙曰此比時人之蹇淺也

今吾抱何恨寂

寞向時人

趙曰此傷賀蘭而問之

老驥倦驤首

洙曰驤驤逢伯樂之知驤首長鳴○趙曰

暗使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漣汗灑地白汗交流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

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仰見伯樂之知已也今云倦則以無伯樂而倦也

蒼鷹鷲愁易馴

趙曰權翼暮容垂由鷹鷲馴則附人飽則高飛今云愁則以苟於食養而愁

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



貧國步初返正

洙曰時初復京師

乾坤尚風塵

洙曰史思明猶鴟張河朔悲歌

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尊生離

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洙曰岷山之下沃懋下有跋鴟至死不飢師古曰跋鴟羊也千里尊羹末下鹽

政楚詞悲於生別離高唐賦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師曰黃雀物之微者一飽之外則無所求蒼鷹飢則隨人飽則揚去馴狎也甫

自喻如老驥倦舉首以求人知賀蘭如飢鷹側翅隨人故云易馴自古賢士君不見知未免嬰累乎飢貧何獨賀蘭乎國步初反正

謂肅宗收復京師乾坤尚風塵謂史思明尚吞噬相衛悲歌鬢髮白為國家憂也遠赴湘吳春謂南移居夔州既而下峽適荆吳岷

山蜀中之山地產芋魁可以充糧凶年不能飢甫既去蜀故戀岷山之芋吳地出蓴菜鱸魚昔張翰吳人也洛守官忽思蓴菜遂去官而歸賀蘭在蜀故思吳中之尊舉其物則思其人相思故也

別董穎

鄭曰他頂切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

洙曰急於養父母文下而道里寒有求彼樂土

洙曰詩適彼樂土南適小長安

趙曰別我舟楫去

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負主歡已結門廬望

無令霜雪殘

趙曰趙公必知鄧州也董以甘旨之闕離母而往

晚來則吾倚門而望無令霜雪殘則囑其早歸也老夫纜亦解

蘇曰纜盛暍切蘇曰蘇

掛席東下老夫得風亦解纜矣亦別恒重脫粟朝未餐

洙曰脫粟言脫其殼而已未至於精細也○夢符曰

右按前漢公孫洪傳洪食一肉脫粟飄蕩兵甲際幾時懷飯頭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飄蕩兵甲際幾時懷

抱寬

蘇曰王逸少曰懷祖不來寒食俯至天氣晴明不見容貌使吾幾時寬此懷抱○蘇曰閣下有此帖漢陽

頗寧靜

洙曰漢陽軍也在岳陽峴首試考槃

鄭曰峴胡典切山名在襄陽縣東十里○洙曰詩考槃在澗峴首山也○趙曰峴當念著

白帽采薇青雲端

洙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着白帽○趙曰管寧不

二常着皂帽而杜佑通典作白帽豈今國志誤耶采薇則四皓之事也○師曰孝子薦其甘旨董以甘旨有關急於奉親故不知道

杜詩二十

光武紀注曰小長安故城在今鄧州公今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



里之寒卜長安乃成都也明皇幸蜀後改為西京故云小長安或曰嶺陽縣有小長安故城在今邳州南陽郡西趙公守此故董適此以謂之已結門廬望言親老倚門望之也漢陽軍在岳陽南以此地寧靜欲寄居之故云試考槃考槃成其樂也峴首山名昔管寧不應辟命嘗著白帽雨欲效之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二十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二十三